

私家秘藏

今日再现

中国 秘本 小说 大系



中国
戏剧出版社

中国秘本小说大系

林 鲤 主编

世无匹

玉支玢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康熙古吴本衙藏板刻本

世无匹

[清] 娥川主人 编次

[清] 青门逸史 点评

林鲤 主编

目 录

卷一 风集

- 第一回 摘槟榔老姑露口 (1)
操子母啻汉劳心
- 第二回 多情怜白面干白虹潦倒醉乡 (10)
贱价买黄金金守溪浮沉利海
- 第三回 花烛下气倒丈人峰 (18)
风雪途误识奸雄面
- 第四回 患难临头陈与权雪中遇侠 (27)
冤家狭路刘天相杆下亡身

卷二 花集

- 第五回 救饥溺暗里赠多金 (36)
为朋友热心得奇祸
- 第六回 三司设计救危难豪杰遭刑 (45)
万金荐友入风云奸雄得路
- 第七回 谋客货计赚井中人 (54)
露官银屈遭盆下狱
- 第八回 桃花马陌上骋佳人 (63)
玉洞轩垆头醉才子

卷三 雪集

- 第九回 恶衙蠹坑人穷秀才望门堕泪 (72)
贤闺女矢志侠丈夫飞垣救人
- 第十回 逃灾难举目无亲 (81)
救无辜挺身代辟
- 第十一回 闹公堂村夫殉义 (89)
占田产思妇离家
- 第十二回 两头脱空负心人忒煞欺心 (98)
一计收罗长舌妇偏生饶舌

卷四 月集

- 第十三回 认假成真舅舅甥甥弄成活鬼 (107)
道真还假擒擒纵纵算就深机
- 第十四回 授居停一女报德 (116)
投山左万里寻亲
- 第十五回 临清驿气杀癞头官 (125)
大同府喜遇知心友
- 第十六回 恩怨分明贤太守挂冠归去 (134)
贤奸报复小翰林衣锦还乡

世无匹卷一

第一回 摘槟榔老姑露口 操子母嗇汉劳心

词曰：

感愤须分，贤奸当辨，而今半是痴呆面。丈夫无处不周人，人心偏有多更变。以德报德，以直报怨，方才是个男儿汉。虽非冀报乃施恩，人生岂可忘恩怨。

右调《踏莎行》

恩怨不分，何以为人？恩将仇报，禽兽之道。这两句话，说尽世人病根。当今人心险仄，得恩不知。求其知轻识重，能不负心者，举世之间，百不得其一二。且忘恩负义者，其罪犹小；至于转眼抹心，恩将仇报者。其情更为可恨。盖人无恒心，贤不多见，以致世风日漓，人情多伪，反复变迁，虚器险恶，为善者少，而为恶者多。偏不知自己生平寡恩，倒怨着别人不施惠于我。甚至沾惠到九分九厘，那一厘不到，还要为好成隙，遂萌嫌怨，把这九分九厘的好处，都没有了。这回小说，特与天下良善人鼓舞其本心，为天下昧理人设立个榜样。要使人勇于为义，速于去非，知善之可嘉，恶之当改，人人做个忠厚长者，则世道不可返古耶？

当初江宁地方，有一秀才姓权，忘记了他的名字，单晓得个

表号叫做一庵。那权一庵青年有才，人物倜傥，父母且是富家，同胞兄弟四人，他排行最幼。母氏先歿，父亲年暮，便邀三党亲族，把家私田产，四股分开。后因妯娌不和，家庭雀角，遂弃了祖居，各分其价，兄弟四人，逐房迁住。落后父亲谢世，三位哥哥俱克勤克俭，家道日隆。惟权一庵诗酒怠傲，放情山水，不善作家。兼之樗蒲一掷，动费千缗，花柳三生，遂倾万贯。是时旧院里有两个名妓，一个叫做秀玉，一个叫做非烟。那秀玉虽短于才，然貌极美艳，精伎艺而善诙谐，独擅风流之誉。那非烟虽逊于貌，然才尤敏妙，富诗词而工翰墨，颇高花案之名。平康车马，章台杨柳，一时俱出其下。二妓年俱不满二十，所居亦相去不远，而王孙公子，日游其门，于是名噪一时，眼空群媚。权一庵与此两妓，所交最厚，眠花醉月，暮舞朝歌，无日不恣情欢畅。但人耽谑浪，性爱轻佻，虽秀玉与非烟俱属心知，而于秀玉尤为钟设。然秀玉志尚风华，心图美利；非烟酷好风雅，尤爱人才。故非烟所重于权一庵者，放逸之才；秀玉所密于权一庵者，奢靡之费。权一庵凡金珠贻赠，每临秀玉之家；而诗酒唱酬，则入非烟之室。不三五年，权一庵耗费殆尽，资财零替，家道式微。渐至变易田房，典鬻产业，僮仆星散，衣饰荡然。可惜个万金之家，弄得尽情破败。究其所归，耗于非烟者十之二三；耗于秀才玉者，十之七八。然心迷情欲，沉湎不返，直至住房并废，衣衫尽无，尚自耽恋青楼，不知醒悟。然囊橐空虚，冠裳褴褛，又恐他两人窃笑，只得求恳哥子，只说贸易营生缺少资本，不论多寡，必欲移贷。哥子念手足之足，或百或十，欣然应付。权一庵刚待银子到手，不问何所从来，便往妓家一挥而尽。不消半月，依旧剩个空囊，也并不懊悔，并不可惜。思量无奈，只得又往别个哥子处，只说经纪折本，照样求借。谁知弄得到手，仍葬烟花。一连三个哥子都借遍了，只得老着脸，重复恳告，哥子

道：“父母一般分授，未尝偏厚于兄。汝自不肯不学好，至于荡废。因念同胞情分，勉力周恤，怎倒习以为常，频来取足？我三人劳苦撑持，虽有薄蓄，亦非容易。汝若洗心涤虑，痛改前习，我兄弟三人，当勉凑三百金，与你图个店业，可作长久衣食。若仍不检束，丧志青楼，我纵钱财粪土，也不与你填此欲海。汝便冻馁待毙，只索硬着心肠，没有照顾你了。”权一庵道：“蒙兄长如此教诲，自当一心学好，若负恩德，与日俱逝。”哥子只道他果然收心，便每人出银百两，交付与他，仍再三叮嘱。那知入手之难，反不如挥洒之易。今日秀玉，明日非烟，或驾楼船，或乘舆马，玉楼按舞，金谷开筵。未及两月，仍是一双空手。那时再向三兄求告，徒招责备，莫假分文。妻子抱恨而亡，亲族干求殆遍，食不充口，衣不遮身，求乞无门，栖身无室，只好在秀玉与非烟两家吃几碗儿。有诗为证：

红牙碧管玉楼春，轻薄东风倍恼人。

台榭月移珠翠冷，湿云细雨怨香尘。

未儿，秀玉又按了个豪富少年，宴游极侈，宠赠尤多，终日檀板金樽，篮舆画舫。权一庵日造其门，便拒而不纳，哀请再三，终不一见。因想无路可入，只得修书一封，备言昔日万金之产，为他荡费，今衣食不周，立锥无地，苦楚万状，且不必言，但终身之约，置于何地？写得恳恳切切。苦央鸨儿递进。

过了一日，忽然唤他进去。秀玉俨然乔坐，绝非向来妩媚之态。权一庵痛哭流涕，直溯根原。秀玉正色答道：“前日捧读尊翰，已悉来情，不必再说。但姊妹家不过行户生涯，原非钟情之辈。若但图欢合，岂遂无夫？何必穷极技能，辱身下贱？君家万金之产，虽云因妾费尽，然君自娱乐，妾亦未曾相强。今如此狼狽，欲妾相从，日费万钱，何从所出？况百凡之费，赖此微躯。若不另交贵客，卒守前盟，妾一家老幼，将与君共填沟壑耶！至

于死生之约，虽订终身，君不知青楼中，剪发焚香，无所不至，不过取一时欢爱，诱其金帛耳。若竟以为实，然则妓女个个从良，章台可为节妇坊了。妾念君痴心未绝，特特请来说明，今后永决此念，不必再来下顾罢！”

权一庵听这番说话，就如冷水在顶门里一浇，恍然大悟，知不可恋，便抽身而出，想道：“青楼人抵无情，我自被迷到此地位，悔将安及！非烟同是平康人物，谅亦无情，何苦也讨他厌贱？竟不必去了。”亏得还有些志气，也不向亲友干求，并不与三兄启齿，只得往牛首山做个香火，在僧家吃碗黄齋饭儿过日。

不觉住了一年，那权一庵是富家子弟，何曾受此淡泊？弄得形容枯槁，须发苍黄，一身破衲，绝非当年气宇。偶值三月春天，游女纷纷入寺。忽一日见个美人，淡妆雅素，下了轿，步入殿中。仔细一看，却认得是非烟。非烟也一眼瞧见，权一庵羞耻无地，掩面惊走。非烟忙唤丫头一把拖定，权一庵急欲洒脱，怎当那丫头揪得甚紧，大叫道：权相公，你好负心，怎丢下我家姐姐了？”权一庵着急道：“我不是什么权相公，你不要错认了人。”正好挣脱了要跑，早被非烟走上前携住手儿，流泪说道：“贱妾不知何事得罪于君，竟蒙弃置，致妾终朝悬念，一病几死。天幸今日复遇，尚欲狠心抛撇。男儿薄幸，一至于此。生死深盟，置之何地耶？”

权一庵向只道他与秀玉同做了逝水桃花，谁知听他口角，宛转多情，也垂泪道：“不佞何敢负卿雅爱！因沟壑之状，无颜见江东耳。”非烟道：“郎君仪貌，胡为憔悴若此？”权一庵道：“一言难尽。”便把秀玉变弃情状，与自己依身卑苦缘由，尽情说出。非烟惊道：“不料秀妹如此无义，独不思君之破家，为我两人，忍便负恩背约！此处焉能淹留骥足，自弃上进？妾既以身许君，

安有他适。可速请归，竟在家下读书便了。”权一庵羞惭无地，再三不肯。非烟便唤乘轿儿，将他抬了回去，香汤沐浴，换下遍身罗绮，收拾书房供奉。日用三餐，极其周至。权一庵好不感激，死心塌地，埋头读书，一应书籍，都是非烟购买。到得录科小考，并次年乡试，诸项使费，亦皆非烟慨然厚赠。

权一庵运当亨泰，忽然中了举人，反怪三兄落后，不照顾他，足迹不登其门。三兄也不来媚他。是时打发报银，并谒见座师，备办礼物，尽属非烟资帑。亏得非烟是个名妓，蓄积颇厚，因想权一庵既中举人，若仍住我家，可不褻了他体统？使罄倒囊篋，尚存五六百金，替他买下一所住宅，置些田地，并竖起四根旗杆，诸色家伙，都把自己的搬与他用。

过了几月，又该上京会试，此时非烟现银用尽，只得将金珠宝首饰，衣服玩器，尽行变卖，凑了二三百金与他，又备下一席盛酒饯行。权一庵再三感谢道：“蒙卿如此厚情，救我于闲穷之际，今日之遇，皆卿赐也。此去倘能侥幸，便娶卿为正室，须保身以待，决不相负。”非烟道：“终身之誓，君虽不贵，妾亦岂有更张？况君簪花在迩，故下惜倾家相赠。但恐联登之后，情殊贵贱，路隔云泥，必为郎君所弃。”权一庵道：“不佞若忘大恩，誓必身罹刀剑。”两下再拜而别。非烟亲手赠与盘费，送至百里之外方回。诗云：

红楼莫漫说多情，今日多情仅见卿。

我惜风流当此遇，香奁终不愧题名。

次年，权一庵又中进士，殿了探花，因才品风华，另加特恩，除授翰林修撰，十分荣贵。忽然脱尽穷苦面目，渐成显宦规模，耻取青楼之妇，另聘了孙侍郎之女为婚，竟在京中作家，寄书决绝非烟。非烟哀恸痛恨，又被老鸨羞辱了一场，当夜悬梁而尽。权一庵闻知断绝，心中甚觉快畅。又亏孙侍郎照拂，一升侍

读，再升祭酒，做了十五年京官，由学士升到户部侍郎。孙氏夫人生个女儿，年已十四，正欲联姻，权一庵忽奉王命，转除山西巡抚，挈家小一同赴任。未到任所，路过峻岭，冲出一伙强人，罄其囊橐，将权一庵并人夫仆从，尽皆绑入寨中。权一庵抬头看那寨主，年可十五六岁，面庞与非烟无二。忽然触着旧事，冷汗淋身。那寨主便叫将他妻女侍妾，押入上房淫乐，众多男子，推出山前砍了。

原来十五年前，非烟含冤经死，精灵不散，直诉阴君，托胎到山西地方，做个男子。少负豪气，乌合强梁，立为绿林之主。权一庵亏心负义，昧恩致命，神人厌怒，故天差地遣，恰好经过此山。那寨主虽未必晓得前世的冤尤，见了他自不觉勃然怒发，将他戮于山前，恰恰应了当日刀剑身亡之誓。可见天之报施，不过因人所自蹈，绝不假丝毫作用。至于稚女诘妇，悉恣淫污，又岂非负心弃盟之报？世间忘恩负义之徒，对此而不生悔悟者，非人情矣。待在下再说一个极负义之人，并写个极不忘恩之人。其事凿凿可凭，其情凛然生动，令读者可以咬牙，可以堕泪，可以寒心，可以鼓掌，可以明目张胆，可以扬眉吐气，老僧可以悟禅，烈士为之按剑。

这件事却在明朝初时，广东南雄府仁寿村地方，有一人姓干，名将，字白虹。年方二十，性极豪迈，也不读书，也不经纪，只靠着数亩田地，倩人耕种过日。他父亲是个军籍，故并无亲族，单单生他一人。父母亡后，也个想娶妇成家，性亦不贪女色，从小便有膂力，十三四岁就能力举百斤。到十五六上，真个百夫莫敌，虽然血气方刚，并不好勇斗狠，只觉义气激昂，言词伟烈，遇有不平之事，挺身救援，不避嫌忌。平日酒量甚弘，一饮能吸数斗，但家极贫贱，不能日醉炉头。然里中或有慕他高义及受其恩力者常常招他吃个尽酣，也不耐烦去行令细酌，并不虚

文推逊，只提起大碗，一连数十余斤，大块的鱼肉，都连盘一光。乡人莫不笑他，他也不怪人笑，只顾盼自雄，岸岸然有旁若无人之慨。

一日到村上闲走，见一老姬同着个十四五岁的童子，都在向阳去处，不知摘些甚么。旁边歇着一副篮儿，他两个摘下来，就向篮里放着。干白虹走到篮边一看，见摘的却是槟榔，便问道：“你取这些槟榔去卖钱的么？”老姬道：“那里有得卖钱？我家自种的，用不够，还要问别人家买哩。”干白虹道：“你家要这些何用？”老姬道：“将去浸酒用的。”干白虹道：“家里做许多酒，用这多少槟榔？”老姬道：“我家一年的酒，极不济也要做他几千担米。”干白虹道：“你主人怎生好量，饮得那儿多的酒？”老姬笑道：“呆官人！随你好量，自家那饮得许多！都是做来发店卖的。若说我家老爹，便一杯也舍不得吃哩。”干白虹道：“人生几何，遇饮须饮，得乐且乐，何苦如此算计？想是挣得来传与儿子了。”老姬道：“儿子么，还不曾养哩。”干白虹道：“你老爹多大年纪，既没有子息，可蓄些姬妾么？”老姬道：“今年他已六十五岁，自从老奶奶死后，也不续弦，也不娶妾。虽有丫鬟婢女，在房中伏侍，只终日操持握算，夜里不得安睡，一条心挂紧在利息上头，那里还有工夫去干那样风月的事。”干白虹大笑道：“钱财乃命中之福，若不肯用，要他何益？纵有儿孙，穷通亦自有命。何况高年无后，把血挣之财，倒为别人守着，岂不可惜！”老姬与童子听了，忍不住都笑起来。干白虹也不回去，转寻些闲话儿与他说说，直待他摘满了篮，那童子用扁担挑着，老姬也背了一篮，两个匆匆而去。干白虹看他去了，也不回家，竟尾之于后。走上一里多地，方才到个人家，童子与老姬负着槟榔，都进去了。干白虹从外面一望，这人家原有十来进高大房子，好个冠冕门径儿，门首却堆着许多缸甃。干白虹见四顾无人，便挨进墙门，悄然走

到屏门里一张，只见厅堂高峻，阶级周回，许多榨酒家伙，七横八竖，排着满堂，严然是个蛮富户的光景。正是：

无子偏能挣，多财愈觉怪。

想因前世债，积厚待人还。

你道干白虹与姬子倦倦而谈，及至去了，还跟他到家，流连观望，依依不舍，是甚么缘故？原来干白虹好饮之人，闻这老姬说他家做酒如是之多，不觉垂涎眼热，想要扰他一醉，故预先认得了家里，好来赐顾。正瞧着时，只见个老者穿着件旧布直身，头戴顶黄毡帽儿，手中拿着一把厘等，一个算盘，走出厅来，口里一头对小厮说道：“东田庄那张奉溪家，还少十一两五钱银子，约定今日有的，这时候不见送来，你去催他一声，说前日还我的银子，还少三分等头，钱半银水，一总也补足了。你转身再到西田庄李思萱家，说一月前发去的酒，尚有六个空坛不曾送还。前日对我说，被儿子打碎了一个，也要补还我五六分银子，叫他明日就送了来。”那小厮应了就跑。老儿又唤转来说道：“后边茅坑里粪已满了，你顺便也对佃户说声，或是油，或是稻柴，把些来换去。如今春天，粪是贵的，比不得前番样子了。”小厮刚待要走，老儿又分付道：“这般的粪，没有侵过水的，一担要算两担的价钱。极不济也算担半。他若要贱，你再到别家去讲讲，不要一家就成。”说罢，摆下算盘，忙忙的去打帐了。

干白虹知他就是主翁，忍着笑跑了回来，想道：“那老儿有这些家私不肯受用，又没有儿子，挣积在那里，终久不知甚么人承受他的，总替别人费这些心机，讨这些劳碌，象个没有死日的光景。可惜我会费用的，钱财偏没得到我手了。别的也不在我心上。只是今晚要醉他一个尽兴，便可放下念头。”

等到黄昏时分，信步儿走到那老者门首，只见门已闭着。干白虹是有手段的，怕甚么铜墙铁壁。瞧瞧四下无人，双乎搭上檐头，

两脚一纵，早已扒到屋上，径往里头走来。一时动了贪酒之心，遂为此走险之技。只因这番偷酒，有分教：瓮边醉倒刘伶，垆头惊起卓氏。未知干白虹此举，可偷得着偷不着，那老儿家中知觉与不知觉，终不知弄些甚么话靶出来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 多情怜白面干白虹潦倒醉乡 贱价买黄金金守溪浮沉利海

词曰：

潦倒瓮头春，狂里酩酊梦里醒。醉去不知天地窄，真真。世路离披任此身。不醉也痴人，白面还牵少女情。不惜黄金赠知己，諄諄。认取同心是酒宾。

右调《南乡子》

却说干白虹有心要到金老儿家偷酒，乘夜步至门前，便从屋上进去，轻轻过了一进房子，跳下庭中，扑的一声，里边忽大叫道：“外头什么响？同我点个灯去看看。”只听得里边一路开出门来。干白虹想了一想，连忙将身儿闪在榻子，旁边。只见那老者提着盏灯笼，手中拿了根棍子，一个小厮也捏着个纸灯儿，走出厅来。才跨出中间榻子，被干白虹在左边闪了入去。老儿不曾提防，那知他恁般即溜，先已升堂入室，并无阻碍。直到内里，一路门都开着，只见中间供着老儿妻子的灵位，干白虹便把做个藏身之处，悄然钻在魂桌下面躲着。

那老儿同小厮走出厅来，周回照看，见外边的门依旧关好，不见有贼，仍进去睡了。干白虹等老儿睡熟，才敢出来。黑暗里摸了半日，只不知那里是酒房。偶然寻到一处，只觉得酒香扑鼻，随手摸去，却有个小小门儿用两把铁锁锁着。心里转道：“这所在一定是了。”便用手扭掉锁儿，走了进去。果然都是酒坛，不胜之喜。便随意开了一坛，只觉甘香可爱，但没酒具，不得口。遍处寻觅，并

无碗盏，只摸着了一把铜杓。干白虹不分好歹，拿来就吃，一杓不止，两杓不休，吃得高兴，那里肯住手？把一大坛酒，骨都骨都吃个干净。欲要再开一坛，不觉脚已软了，身不由主，一交跌在地下，鼾鼾的睡去。此时虽有些声息，幸喜宅子宽大，房户隔远，老儿与小厮、丫头辈都绝不听得。干白虹一觉醒来，却将夜半，月已上了，见窗上微微有些亮光，睁眼看时，方知醉倒在地。喜道：“人生之乐，莫过于此。有酒不醉，真是痴人。我也不图他下次主顾，总是天还未明，索性吃他个象意，才不枉来这一次。就醉杀了，也说不得。”便又打开一坛，提起铜杓，缓斟漫酌，吃得津津有味。只因宿醒未解，吃到半坛，已觉醺醺大醉。正是：

人中豪杰酒中仙，醒是天真醉近禅。

大地嗤嗤都一醉，问谁得似此君贤。

干白虹又吃了半坛酒，醉上加醉，自觉酩酊，因想道：“我若再睡一觉，倘然天明，便不好走。乘着这点酒兴，只索回家去罢。”因出了酒房，一路开门出去。到厅后一重石门，用了多少老力，再不能开，原来那石门却不用门的，只做个鸳鸯笋儿，最是坚固，除了自家晓得，别人那知这个诀窍。干白虹弄了个把时辰，那里得开？便道：“我何必要去开他？莫若仍上了屋，走出外头，好不径捷！”肚里虽然算计，终久头昏目眩，趁了十分醉态，离离披披，不管好歹，竟望檐上乱扒。那知酒后力软，比不得方才轻便，扒了上去，又跌下来，一连五六交，勉强挣得上去，只因衣服一绊，檐上的瓦卸了满地，唿喇一声，好不利害。

那老儿睡在床上，听得外边响声，乱喊有贼，把一家老小，都叫起身，点灯的点灯，拿棍的拿棍，飞的都赶出来。那知干白虹虽上了屋，肚里的酒涌将上来，越发沉醉。又听人声喧沸，一发慌的软了，不知东南西北，倒望了里头乱跑。过了七八层房屋，一个头晕，脚步把捉不牢，扑的滚到地下，只听背后一个女人喊道：“贼在这